

政大遷校記(二)

劉昌博

從南京開出的火車頭拖着三十多節車廂，在京滬鐵路上慢慢地爬行；快到中午的時候，它總算爬到了上海。我們屈指算一算，它爬了整整十二小時，真是名副其實的慢車。

進站後，火車要補充燃料，但，誰也不知道它於何時開行；因而，誰也不敢離開它遠一點，只能下車在它附近透透空氣。

我們的肚子也餓了，必須補充食物果腹。由於，這一天是正月初二，車站附近許多商店尚未開業；學校當局發給每人五十元金圓券的午餐費，要我們自己去解決「民生」問題。天哪！在新年期間的大上海，物價貴得駭死人；進入火車站內販賣糖菓、麵包、鹹蛋、滷菜……的小販，又趁機亂敲竹槓，我相信每個人都吃不飽。

饑寒交迫苦不堪言

這是一長列向杭州撤退的專車，沒有開車的時間表；它是不等人的。因之，從車上下來透透空氣的人，必須留有熟人在車上佔位子，照願行李，然後分批下車活動筋骨。這時我才發覺車上擠有兩三千人，除了軍人和軍眷外，就是公務員和學生，普通老百姓不到十分之一。大夥兒在車站

上等火車開，從中午等到黃昏，饑寒交迫，每個人都被折磨得快發狂。

「他奶奶的！都是毛賊東這龜兒子害的！」一位四川腔調的士兵，在破口漫罵。說真的，不是共產黨叛亂，我們何至於在新年期間，蹲在上海車站進退不得，坐立不安，甚至不敢遠離車站一百公尺。

薄暮時分，上海幾家大公司的霓虹燈在夜空閃耀；尤其是永安、先施、大新及新新這四家大遊樂場的霓虹燈所輻射出來的誘惑性的光芒，卻觸惹起我許多荒唐而綺美的少年遊的往事。這次是逃難，是撤離，無法去重溫舊夢，真箇「往事已成空，還如一夢中。」

上海的外灘燈火輝煌，車站不遠的街坊，鑼鼓聲喧、爆竹震響，還有獅子和長龍在人羣中飛舞；是一幅太平盛世的新年即景嘛！這和南京的戰時景象，何啻霄壤之隔？我不禁感慨萬端，思潮起伏，深感當時的上海人，大禍快臨頭，尚不知！

我們在上海火車站，苦等了十四小時，到午夜後二時列車才又開行。彷彿蜈蚣蟲似的長列車，在滬杭甬鐵道上，蠕動着臃腫的身軀，朝向「

若把西湖比西子，濃粧淡抹總相宜」的西子湖——杭州邁進。

理髮師傅舉家隨行

我在車上有一個驚奇的發現：我們政大理髮室那幾位理髮師傅的全家大小，都隨着我們南遷。這幾位理髮師傅，他們於民國二十六年冬天，在日本鬼子快進攻南京前隨着政大的「流亡」行列，輾轉遷到重慶南溫泉，當然沿途為我們師生理髮整容。三十五年秋天，他們又隨着政大於抗戰勝利後的復員聲中，舉家又遷回南京。這次，他們再度懷着無比的信念，又跟隨着政大師生南遷。十多年來，他們以政大為家，患難共共的摯情，令人萬分感動。他們的隨行，每位師生都歡迎；因為，我們頭上的三千煩惱絲，就不愁無人照顧。

天邊露出魚腹白的時候，我們的蝸牛慢車，已顛顛簸簸、搖搖幌幌的在浙江省的平原上喘着氣行駛。我隔窗窺望，江南原野，平疇萬里，一望無際；青油油的麥苗在田野裏茁長，菜畦遍佈，光着枝幹的桑樹密立在縱橫的灌溉溝渠旁，不愧是魚米之鄉。

上午十時許，火車在寬橋站停下，這兒是我國空軍健兒的搖籃，空軍官校就設在此地。寬橋鎮距離車站還有一段路，又就心火車隨時開走，學校負責人無法給我們安排午餐；於是，每人發金圓券一百元，自行去解決午晚兩餐。

寬橋車站蘿蔔遭殃

小販蜂湧站上，甘蔗水多而甜，荸薺脆而嫩，年輕人的饑餓肚子碰到這些美食，盡情地吃。我看見有些人吃生蘿蔔，津津有味；原來此地的蘿蔔像小圓球狀，肉嫩汁甜，生吃最可口。

「甜蘿蔔！念元一斤」小販高聲叫賣。

「我買兩斤！」我心想好便宜，一斤才兩元

殊不知，結賬是四十元，因江浙人說二十元



本文作者劉昌博教授早年着政大學生服在杭州留影。

是「念元」；而我這個外地人聽作「兩元」，只好四十元照付，吃一次啞巴虧。

列車上坐有六、七百名中學生，他們是從北方撤退來的，大家叫他們是「流亡學生」，家鄉已被共匪強佔了，是一羣不願遭受奴役的新生代。這一羣小傢伙肚子餓了，他們的學校那有錢發給他們，眼看到生蘿蔔如此的可口，垂涎三尺。巧在鐵路旁側，便是一畦又畦的蘿蔔田；於是，他們在轉轉饑腸的驅使下，彷彿蝗蟲一般飛撲田中，很快即把附近田畦中的蘿蔔拔光，抱到溪邊略為洗濯，莫不津津有味地大吃大嚼。至於，菜農的叫罵，也不管了；在戰亂之時，人們的行爲是會反常的。饑寒起盜心，孔老夫子在兩千多年前，就看透了人的劣根性。

從上海開始，火車每停一站，即有許多無票乘客爬上車來，車頂上、車廂內，擠得滿坑滿谷，幸而這段路上沒有隧道；否則，車頂上的乘客有隨時撞破腦袋的危險。

就地便溺無人訕笑

車廂內的盥洗室內，一樣擠滿人，水火情急的人要「方便」一下，大成問題；尤其婦女們更成了難題。所以，每當火車靠站停下，男女乘客即飛奔下車，男人臉皮厚捲起褲管就地小便；婦女們找一處草叢蹲下就地便溺，鮮有羞窘感，亦無人訕笑。

落霞滿天的黃昏時分，車抵杭州的艮山門；因有軍車要開赴京滬前線沿江佈防，單軌鐵道要「錯車」，我們又在艮山門外枯候

三個半小時。據說另一列班車，於上午便開始等候進站。晚上七時半，那一長列載運了大批士兵和軍械的專車通過後；我們的列車銜接在早到的班車後面，車廂多達五十餘節，長逾五、六百公尺，魚貫進入杭城市區。沿途居民對此偉大的列車，均投以驚奇的眼色。

車抵總站，我本可隨大隊人馬到指定地點休息。詎料，交通組四年級負責人袁剛同學，鼻樑上架一副深度近視眼鏡，在仔細查點堆積如山的行李，他老兄硬要拉我幫忙；看他誠懇的，幾近哀求的樣子，我被感動得留下來，幫他清點和照顧行李。南遷師生的行李，箱櫃包籃，總有一千多件，花了三個多小時才分批託運上車。快到午夜時，我才押了一大車行李，開往杭州初中歇卸。

卸完行李才覺得肚子餓的難受，原來忘了吃晚飯。託運組的同學們過意不去，堅持要請我們這些拉來看守行李的人吃晚餐兼宵夜。殊不知，在杭州新年的午夜街頭，飯館早已打烊。我們十餘人走在街上，既冷又餓，跑了很遠才在西湖附近找到一家小麵店，每人要了一碗陽春麵果腹。我分配的宿舍在二樓，因為回來太晚，所有床位均被佔光；早到的同學們或許是連日旅途辛苦，呼呼大睡，香夢正酣。我只好委屈地在門口屋角睡地板，當我躺下後，我相信沒有五分鐘，也跟大夥兒一樣呼呼大睡起來。

楊希震師熱誠篤實

我們南遷的師生，是以「國立政治大學學生旅行參觀團」名義來到杭州，領導我們「旅行」

的實際負責人是訓導長楊老師希震先生。而我們的校長顧毓琇博士，既不留任南京校本部，也不跟我們一起「旅行」杭州，卻住在上海「遙控」着京、杭兩地校務。我們有事請示他，真比登天還難。好在領導我們南遷的楊希震訓導長，熱誠篤實，認真負責；跟大家住在一起，同甘共苦，使我們的生活有照顧，我們都尊敬他。

南遷的師生，一部份借住省立杭州師範，大部份借住杭州初中。我是分配住在杭初，十一人住一間寢室，只有我一人睡地板，幸而寢室內都是四年級的同班好友。或許是他們見我幫忙搬運行李，又睡地板的原故，就選我當那一小組的組長，以便發揮我的服務「熱忱」。

每日三餐吃飯是在杭師，杭初與杭師相距好幾條街；我們住杭初的人每頓爲了吃飯，每次總得來回走半小時。雖是「吃飯難」，但，杭城風光綺美，沿途還有美麗的「杭州姑娘」可瞧，她們的大眼睛、長辮子，教人迷醉，也就不以爲苦。

有一天晚餐後，我獨個兒由杭師漫步回杭初，無意間在街頭發現一個名叫「大世界」的遊樂場。我好奇，乃購票入場，門口收票員以驚奇眼光看我；原來政大的冬季黑色棉布制服看起來像軍裝，在杭城凡穿三尺五「老虎皮」服裝的人進娛樂場所，可昂然而入，毋須購票。

遊樂場內女人世界

這家遊樂場，論規模沒有上海先施、永安、大新、新新中的任何一家宏大，上下祇有三層樓

而已。可是，它有一個特色，各種舞台上的表演者無論平劇、滑稽劇、改良話劇——文明戲、杭劇、越劇、紹興戲，幾乎是青一色的女子扮演，觀眾百分之八、九十是婦女。找遍全場沒有電影院，因而，也就沒有上海遊樂場內的夜鶯和「玻璃杯」姑娘；杭城的社會風氣比上海淳樸敦厚得多。

杭城遊樂場內，絕對多數是良家婦女，女學生也成羣結隊湊熱鬧，鶯鶯燕燕，扶老攜幼；恍眼看去，這是一個女人世界。

在這裏，不難發現杭城婦女的美麗，她們多數身段苗條，容貌媚秀，眼睛媚亮，皮膚白淨，而又落落大方。杭城出美女，自古已然，春秋戰國時代的絕色美女西施，是生在距離杭城不遠的諸暨縣芋蘿村；名妓蘇小小和馮小青，還是杭城人。西湖的美景，倘無杭城的美女陪襯和粧點，必將大爲減色。

軍警學生擠滿杭城

這個時期內，杭城駐軍有十餘萬人，各地流亡學生有三四萬人；當地憲警力量薄弱，難於維持社會秩序。尤其有關軍人與軍人，學生與軍人及學生與學生之間的集體衝突，更是束手無策。因之，在杭城內軍人與學生最爲吃香，進出娛樂場所一律免費招待，成了「特殊」人物。

曾記得有一家大戲院，上映一部國語新片「青山翠谷」，首映之日每場爆滿，甚而擠破門窗，踩壞座椅，觀眾衆多，出乎意外。報載：當日戲院老板結賬，僅出售全票一張，半票四張；其

餘的觀眾皆是上述的「特殊」階級。

我們政大同學不是流亡學生，因在南京的校本部尚在政府控制之下；不過，由於冬季制服類似軍裝，有時也難免享受一些「特殊」待遇。

一天，我們步行到杭師吃午飯，但見校內牆壁上貼有許多形狀不一的標語，氣得不少壞脾氣同學暴跳如雷，嚷着要找人打架。我走近一看，不禁火冒三丈：

「敬告政大同學：我們（杭師）要開學了，你們何日回南京？我們期望爲你們早日舉行歡送會！」詞句雖帶刺，但尚還客氣。

「你們的旅行何日結束？我們開學在即，請你們識趣搬走吧！」頗有下逐客令的口氣。

撕毀標語火冒三丈

「佔住我們的校舍，賴着不走；你們的臉皮未免太厚了！」這張標語，傷了大家的自尊心。「政大同學！國民黨的尾巴，快些滾出校門！」這好像左傾投機份子的傑作。

當然，這些標語很快被我們撕毀了；可是，第二天杭城有家左傾的日報，竟然以小方塊譏諷我們「旅行杭州」這件事情。畢竟我們是客人，學校當局多方疏導，總算按捺下年輕人心中的怒火，而沒有發生事故。

對方卻一再進逼，有一天居然把杭師的自來水管破壞，害得我們幾乎無水煮飯，有斷炊之虞。從此，大家心理有數，杭州不是久居之地，不回南京，又得遷校了。

(未完待續)